



人鱼与她  
梦幻童话

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需要他高高在上、宽宏大量地原谅我吗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需要他来宽恕？我被气得不想和他说话，埋下头，把半条鱼夹进自己碗里，你不吃，我吃！

我狠狠地吃着饭，吴居蓝早已放下筷子，我依旧在吃，直到再吃一口就要吐的地步。吴居蓝沉默地看着我，我恼火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饭量大的人啊！”



## 勤快的吴居蓝

他嘴角微扯，似乎带着笑意。我瞪着他说：“我做饭了，你去洗碗！”说完，我很想要帅地站起来，扬长而去，给他留下一个潇洒如风的背影，但是，我一抬屁股，就发现吃得太撑，已经达到吃自助餐攻略的最高段位，需要扶墙才能出去。我摇晃了两下，只能狼狈地坐了回去。

我拿起蒲扇，装腔作势地扇着：“外面挺凉快，我再坐一会儿。”他说：“是需要坐一会儿。”

没等我回嘴，他已经收好碗筷，走进了厨房。我终是不放心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走进厨房，看他洗碗。

他没有用洗洁精，为了洗去油腻，只能用热水，还真不嫌烫！

我打开水龙头放了点儿冷水，又拿起洗洁精倒了几滴：“以后找不到东西就问我。”他拿起洗洁精的瓶子看了一下说明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好。”

我说：“等洗完碗把案台擦干净，还有炉子，还有柜子，还有地，还有窗户，还有……”

我摆出老板的姿态，提出一个个要求，吴居蓝面无表情地简单应了声“好”。

我们俩，一个人指挥、一个人动手，工作成果完全超出我的预料。他不但把案台、炉子、柜子擦得干干净净，连窗户和炉子周围的瓷砖都擦得锃亮。我在心里给他设置的这一关，他算满分通

过了。看看窗明几净的厨房，我对他有点儿好奇了。这个人虽然毒舌，但做事认真、手脚勤快，怎么会沦落到连双鞋子都没有的境地呢？

打扫完厨房，吴居蓝非常主动地去打扫他用过的卫生间。

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一边听着卫生间里时不时传来的水声，一边想着心事。

爷爷是因为胃癌去世的，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了，他一直瞒着我们，直到最后实在瞒不住了，我们才知道真相。当时，我正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做财务工作，得知此事后立即办理了离职手续，带着所有行李回到海岛。

爷爷没有反对我任性离职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反对爷爷不住院做手术的决定，与其躺在医院里被东割一刀西割一刀、全身插满管子，还不如像个正常人一样，享受最后的时光。

我们刻意忘掉病痛，正常地生活，养花种草、下棋品茶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在码头摆摊儿、出海钓鱼，时光和从前没有任何差别，就好像离家的7年从没有存在过，我一直在海岛上，只不过以前是他牵着我走路，如今是我扶着他走路。

从辞职到现在，我已经有半年多没工作了，爸爸在为我的工作担忧，他肯

定觉得我任性，丝毫不考虑将来，可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承担起父亲的责任，我一直在考虑将来，也一直在为将来而努力。

在爷爷生病前，甚至可以说在上大学时，我就想过，要回海岛定居。只是衣食住行都需要钱，我已经花了爷爷不少养老钱，不能再拖累他，为了“回家定居”的这个计划，我努力赚钱，计划等攒够了钱就回海岛，租一套靠海的老房子，开一家咖啡馆，既可以照顾爷爷，又可以面朝大海，享受我的人生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时光没有等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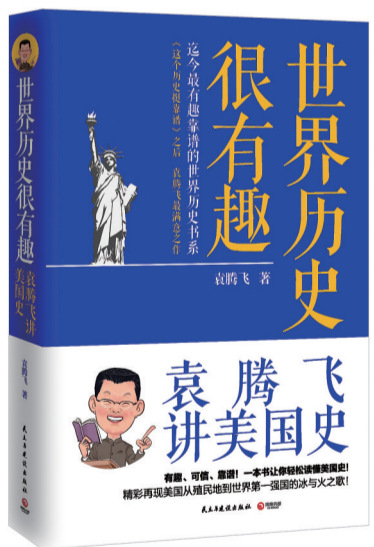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早点儿告诉爷爷我并不留恋大城市，也许……但是，世间没有早知道。

正在自怨自艾时，我忽然听到吴居蓝说：“卫生间打扫完了，你还有什么活儿要我干吗？”

我抬起头，看到他朝我走过来，一身廉价的白衫黑裤，却被他穿出了魏晋名士“飘如浮云、矫若惊龙”的气场。我忍不住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没什么活儿了，我带你参观一下你要生活的地方吧！”

我站起身，夸张地张开双手，比画了一下：“如你所见，这是一栋老房子，是沈家的老宅……”

（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嬉笑怒骂  
讲述美国

英国颁布这些法令，目的是不给殖民地留下独立发展的空间，不过，这些法令并未在北美殖民地得到贯彻执行。那个年代，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，任何一项法令都没法在几千英里之外被一点儿不走样地贯彻执行。

早在1677年，马萨诸塞议会就公然致函伦敦枢密院：“根据法律学者通常的观点，我们谦恭地认为，英国的法律仅限于不列颠群岛四海之内，不施及美洲。因为我们在威斯敏



## 10 打死也不缴税

斯特议会里没有代表，所以我们考虑，我们不应在自己的贸易中受到英国法律的妨碍。”

殖民地的态度坚决，加上英国自身这一个世纪的动荡和多次对外战争，导致英国基本上对殖民地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。

在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，情况又改变了。

此时的英国既无内忧又无外患，英国首相格伦维尔决心在殖民地增收捐税，用来偿还英国在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债务。格伦维尔认为，对3000英里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加税要比对英国本土的500万名暴民加税安全一点儿。

他对殖民地人民说，伟大的英国母亲在法国-印第安人战争中，为了保卫它在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最亲爱的孩子们，做出了巨大牺牲。现在，该孩子们来报答了。

他要求殖民地严格贯彻英国在克伦威尔时期颁布的《航海条例》（也称《航海法令》），另外还颁布了《食糖条例》《印花税条例》等一系列法令。

其中，《印花税条例》规定对报纸和书籍收税，这让北美的很多报社怒不可遏。

报社记者是美洲最激进党派中的最激进分子，他们把征收印花税比喻成“对知识征税”，呼吁人们坚决反对。

印花税一开征，北美殖民地各阶层的反对派人士立马团结一心，共同反对

英王政府。一个叫帕特里克·亨利的人在弗吉尼亚下议院公开演讲，呼吁抵制英国政策，吹响了反对印花税的响亮号角。

1765年，在波士顿的一个路口，一群马萨诸塞商人和青年律师聚在一起，抗议《印花税条例》，并宣布成立“自由之子”协会。

群众热烈响应，一时间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狂热，终于，暴乱发生了。

当时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征税并不是英国官吏亲力亲为的，而是雇用北美殖民地当地代理人来执行的。

这群人冲进英国代理人的办公室，把代理人揪出来，往他身上涂柏油，再粘上鸡毛，牵着他游街。他的住宅和办公室都被捣毁了。

殖民地副总督和波士顿警长想制止骚乱，结果被怒不可遏的群众用石头砸得落花流水。群众甚至捣毁了副总督的住宅，导致副总督一下子损失了2000多英镑，相当于今天的25万美元。

接着，整个北美殖民地相继爆发了抗议印花税、袭击印花税代理人、销毁印花税税票的群体性运动。

当时在位的英王乔治三世是一个没啥能力，但自视甚高、顽固不化的人，他听说此事后龙颜大怒，认为这些人竟敢煽动群众造反，实属大逆不道，对此绝不能姑息，必须严惩不贷。

鉴于英王要严加治理殖民地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英国国会通过了《驻兵条例》，决定派英国正规军进驻北美。

这项法令还要求殖民地为英国驻北美军队提供驻军费用，从而减轻英国自身的负担。

英国政府宣称，在北美驻军是为了保卫殖民地不受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侵犯，但是北美殖民地普遍认为，英国政府这么干侵犯了他们的自由。

在《驻兵条例》颁布后，英国财政大臣唐森德变本加厉，忽悠英国议会通过了《唐森德条例》，对包括玻璃、铅、油漆、纸张、茶叶等北美殖民地需求量极大的商品征税。

英王不希望总督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傀儡，于是自掏腰包给他们发饷，让他们效忠自己。

在北美殖民地看来，英国通过的这一系列法令都是恶法！你通过这些法案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——“抢劫”！《航海条例》也好，《食糖条例》也好，《印花税条例》也好，《唐森德条例》也好，都是找我们要钱的。《驻兵条例》则是如果不给钱，你就打我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！这些个劳什子法令都是3000英里之外伦敦的老爷们发布的，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，所以我们绝不承认这些法令的合法性。

（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：袁腾飞讲美国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）